

难以忘怀的经典  
• 俄罗斯文学卷

# 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П А Л А Т А №

6  
А. П. Чехов

[俄]契诃夫 著

朱宪生 译

难以忘怀的经典  
•  
俄罗斯文学卷

# 第六病室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ПАЛАТА № 6

А. П. Чехов

[俄]契诃夫 著

朱宪生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 (俄) 契诃夫著 ; 朱宪生译.  
—合肥 : 黄山书社, 2014. 11  
(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  
ISBN 978-7-5461-4806-9

I. ①第… II. ①契… ②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6069号

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DILIU BINGSHI QIHEFU DUANPIAN XIAOSHUOXUAN

[俄]契诃夫 著 朱宪生 译

---

出品人 任耕耘  
总策划 王亚非  
执行策划 任耕耘 杨雯  
编辑统筹 马磊 金浩  
责任编辑 王舒彦 高杨  
责任校对 徐佩兰  
装帧设计 齐娜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230071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250千  
印张 22.5  
书号 ISBN 978-7-5461-4806-9  
定价 40.00元

---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 (<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 经典的力量 一生的滋养

王亚非

今天的精英，当年读什么？

读的是热血，读的是精神，读的是民族，读的是修养。

个人需要梦想，民族需要阅读，国家需要富强，一代又一代人需要辉煌。

缺失梦想，个人将浑浑噩噩；丧失阅读，民族将缺乏精神。

有梦想必有情怀，我们的情怀是国家繁荣、民族振兴、一代一代人的幸福与崛起。

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构筑往往来自经典文学作品承载的人性光辉和价值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血梦想和青春记忆，青年时代的文学情怀往往影响我们一生，滋养出辽阔的精神世界，甚至决定着人生的方向。

经典是什么？经典是书中之书，有哲理，有梦想，有力量，有情怀。哪一个人年轻时，不是“文青”；哪一个人年轻时，没有读过经典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奠定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即便在今天，经典仍然是种精神的催化剂，是热血之源。一代一代都需要热血，因为血总是热的，热血沸腾才会有热度、有事业、有创造。我们这一代，今天的新一代，同样都生活在滚烫的时代，拼搏着滚烫的事业，都有一颗滚烫的心。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代人，生在红旗下，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动荡，赶上了恢复高考，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现在很多都成为国家栋梁和各行各业的精英，引领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峥嵘岁月，他们历经沧桑而壮志不改，梦想炽热。这与他们青年时代的阅读和追求密不可分。

俄罗斯文学经典曾经是中国那一代人年轻时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从《战争与和平》到《铁流》，从《安娜·卡列尼娜》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深深吸引着一颗颗年轻而燃烧的心。其中塑造的很多人物形象，成为这些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内蕴的情感涵养了他们的文化情怀和生活品位；承载的价值理念，内化成他们毕生坚守和追求的人生理想。他们曾经最热血的梦想是像夏伯阳那样跃马挥刀，驰骋疆场；最美的青春记忆永远是手风琴伴奏下喀秋莎的动人旋律和旋转裙裾。

这就是经典的力量，这就是有尊严的人生所需要的文学滋养。

那一代人，几乎走过一样的路。那真是一段梦想质朴、青春热血的黄金岁月，一代人的阅读、一代文学青年的丰盈精神，成就这个大时代里最蓬勃的社会推动力，源头正是那些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中闪耀着的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光辉。

2014年2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对于索契这座城市，习近平第一印象就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这部小说就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索契休养时创作的。对于俄罗斯文学，习近平在专访中还提到了很多俄语作家的名字：“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俄罗斯文学。他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在托尔斯泰的三部曲中，他更喜欢《战争与和平》。

俄罗斯文学经典为何有这么强烈的感召力？或许因为其壮阔的时代背景，激昂向上的民族精神；抑或源于其大无畏的英雄主义，默默奉献的人性

光辉。中国与俄罗斯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面积辽阔的大国，人民勤劳而富有奋斗精神，都有反抗法西斯侵略并取得胜利的历史，曾经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民族之间容易引起共鸣。

当代年轻人为什么要读俄罗斯文学经典？

重温经典，感受那波澜壮阔岁月里涌动的高尚的人文情怀和朴素的情感，提高自身文学修养。读什么书决定你走什么路，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的基础是年轻时代的文学修养决定的。没有文学情怀和积淀，就没有生活价值观，很多成功的人都有很深厚的文学修养。

汲取正能量，坚守梦想，实现自己人生的辉煌。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始终不放弃远大的理想、纯洁的人品、坚定的信念，这种可贵的精神在苏俄经典文学里体现得非常充分。多读读这些书，才知道青年时代的黄金时光是多么美好而短暂，一个人的生命应该如何度过才算有意义，从而不虚度年华、碌碌无为，不辜负自己的青春和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希望能向当代的年轻人推荐自己一生难忘的十部俄罗斯文学经典，让迷惘而焦虑的你，在喧嚣的环境里，尽情阅读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小说，从中汲取生命的维生素，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向，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难忘的情愫和感动。

“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丛书精选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春潮——屠格涅夫爱情小说选》、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和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叶·伊琳娜的《古丽雅的道路》等十册图书。内容主题多元，思想内涵丰富，翻译语言精准，非常值得大家好好读读。

## 总序：重温往日恋人的情书

俄罗斯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俄罗斯人自认为他们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认为俄罗斯最好的东西又是什么？答案很可能是一致的：就是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演讲时曾说：西方一直视俄罗斯为“哥萨克威胁”，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俄罗斯文学的崛起，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针对俄罗斯的轻蔑、责难和声讨方才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他甚至把这个“转折点”精确地定位在1881年，即《安娜·卡列尼娜》的面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和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的落成等事件的集中发生年。在莫斯科举办的一次翻译家大会上，巴格诺院士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文学对于我们而言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她几乎就是我们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的唯一正面因素。”

自普希金始，19世纪的俄罗斯终于跻身世界文学大国，其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世界文学史中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座高峰，推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到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开现代派文学之先河，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将俄罗斯文学推向世界各地，造就出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等跨语种文学大师，而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也墙里墙外同时开花，高尔基和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不同身份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学。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学始终是俄罗斯最拿

得出手的国家名片。从此俄罗斯文化中也出现了所谓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即文学不仅在各文化艺术门类中独占鳌头，而且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俄罗斯文学始终是一种思想性、意识形态性十分浓厚的文学。在俄罗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好赞誉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关于“美”的最著名定义之一是“美即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则被奉为“生活教科书”（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第二自然”（高尔基），在于“创造生活”（别雷）。换言之，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文学从来就不是无关紧要的高雅文字游戏，而是介入生活、改变生活乃至创造生活的最佳手段，是所谓的“审美的乌托邦”，因之也就成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思想构成中一种特殊的集体无意识。俄罗斯作家在社会和历史中享有的崇高的，甚至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他民族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关于每位大作家的研究都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如“普希金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等；俄罗斯文学界的“寻神”和“造神”运动从未停止，从“普希金崇拜”、“托尔斯泰崇拜”一直到20世纪的“高尔基崇拜”、“索尔仁尼琴崇拜”乃至“布罗茨基崇拜”。可以说，俄罗斯作家始终在扮演社会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始终被视为真理的化身和良心的声音。

在中国，文学读者中恐怕很少有人没有读过俄国文学作品，初通文墨的普通百姓对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名字也不陌生，说俄国文学在中国家喻户晓或许并非言过其实。鲁迅所言的“中俄文字之交”源远流长，第一篇汉译俄国作品《俄人寓言》于1872年在上海见报，被收入本套丛书的《上尉的女儿》（又译《大尉的女儿》）则是第一部被译成汉语的俄国小说，其在中国出版的时间为1903年。历时百余年的中国俄罗斯文学接受史，对于中国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



影响。俄罗斯文学与法国启蒙思想、德国马克思主义一同被视为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人，都是俄罗斯文学的宣传者，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茅盾、巴金等也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者和推广人。鲁迅称俄罗斯文学是“偷运给奴隶的军火”，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更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形成了所谓的“俄苏情结”。无数中国人迷恋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他们能背诵普希金的诗歌，喜欢看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向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怀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当时，大量中国读者与苏联读者同步地阅读着每一部苏联文学新作，很多人甚至能用俄语阅读原著。在“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过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在经历近二十年的停滞之后又迎来一个“井喷”时期，成千上万种俄苏文学作品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或新译或再版，一大批中国作家的创作中也烙上了俄罗斯文学风格的鲜明印记。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似有所下降，这既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处境和嬗变相关，也与我们自身阅读趣味和审美取向的转变相关。比如，当代俄罗斯文学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解构趋势，俄罗斯后现代文学浓厚的文体实验色彩，再者，在俄罗斯文学中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大传统中，当今的俄罗斯作家似乎更热衷于发扬光大后一种传统，所有这一切都还有待赢得中国读者的理解和呼应。但是，中国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从未停止，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十余年来，俄罗斯当代作家的作品每年大约都有中译本二十余种，无论是俄罗斯当今文坛的老作家如拉斯普京、马卡宁等，还是文坛新人如普里列平、叶里扎罗夫等，甚至俄罗斯“处女作奖”的获奖者

们；无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还是新潮的后现代文学如佩列文、索罗金等人的作品；无论是“国家奖”、“布克奖”、“大书奖”等俄罗斯当今重要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还是散见于俄罗斯各文学杂志或文学合集中的“小众”作品，都纷纷赢得了与中国文学读者见面、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可以说，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译介，关注和喜爱俄罗斯文学的中国读者，追踪并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心中是有一幅清晰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全景图的。

然而，我们常常听到读者说，当代俄罗斯文学读来远不如之前的俄苏文学那么亲切。任何文学阅读都离不开特定的语境，阅读语境又受制于时代和社会氛围、文学潮流和美学时尚以及阅读者的年龄和经历等多种因素。心怀旧情面对新对象，或将新潮的心态诉诸老去的人与事，往往难免隔阂。但以怀旧的心境打开尘封的往事，则不失为一种聪明而又合理的举动。黄山书社此次推出这套“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丛书，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在藏典的书柜里挑出几册旧书，新瓶老酒，仿佛能让人闻见岁月酿造出的醇香。如若说，面对新译的俄罗斯当代作品，我们就像在手机屏幕上浏览新识朋友的微信，那么，翻阅这里的十本新印旧书，我们则像在夜半台灯下捧读往日恋人的情书。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  
2014年8月18日于京西近山居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1904年）出生于俄罗斯罗斯托夫省塔干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直到1841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他曾经这样说：“在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早在1844年，他的父亲便来到塔干罗格市做店员。十多年之后，他自己开起了一个小杂货铺，后因经营不善于1876年破产。为了躲债，他悄悄地前往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干罗格市完成中学的学业。他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辛。1879年，契诃夫进了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他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契诃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常常以安多沙·契洪特等笔名向一些无聊的幽默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他写下了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其中很多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笑料和趣事，只有少数作品是比较优秀的，如《小官员之死》、《胜利者的胜利》、《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当时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此后，他创作出《万卡》、《苦恼》、《渴睡》等优秀作品，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从1886年起，他开始正式用安东·契诃夫的笔名发表作品。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契诃夫创作的早期。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是契诃夫创作的中期，即他世界观和创作的转型期。1888年，他创作了著名中篇小说《草原》。作品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反映了农民的命运，表达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而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命名日》（1888年）和《公爵夫人》（1889年）等则对小市民伪善、爱慕虚荣的庸俗习气进行了批评和嘲弄。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在文学界获得了一定的声望。这时，他出版了五部短篇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年）、《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年）、《在昏暗中》（1887年）、《天真的话》（1887年）、《短篇小说集》（1888年）。他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被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年）里。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年）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年）、《蠢货》（1888年）、《求婚》（1888年—1889年）、《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年—1890年）、《纪念日》（1891年—1892年）等轻松的喜剧在思想内容和风格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年—1889年）则批判了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多余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多病的契诃夫不辞辛苦地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和“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地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境界。他认识到：“……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的一点点也好。”后来他便与他以前一直为其撰稿的保守的《新时报》等报刊断绝了关系，创作了一系列

优秀的作品，如《库页岛》（1893年—1894年）、《在流放中》（1892年）和《第六病室》（1892年）等作品。特别是《第六病室》，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品控诉了像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思想。列宁读了之后，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嘉·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面。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即他创作的晚期。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作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契诃夫渐渐地改变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更为深刻。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年）。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农民》（1897年）里，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

和野蛮；在《在峡谷里》（1900年），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的本性；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年）和《三年》（1895年）等作品；而在《出诊》（1898年）中，则对资本主义这个“魔鬼”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在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年）中，描写了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带狗的女人》（1899年）以爱情为题材，揭露了庸俗和虚伪，唤起了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年）和《我的一生》（1896年）否定了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了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在《套中人》（1898年）里揭示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鞭挞了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年）和《约内奇》（1898年）里，他刻画了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的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

契诃夫在创作的后期转向了戏剧，除了上述的《海鸥》和《万尼亚舅舅》外，还有《三姊妹》（1901年）和《樱桃园》（1903年）。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这些优秀的戏剧作品得到了广大戏剧爱好者的热烈欢迎，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他在那里逝世，遗体被运回莫斯科安葬。

中、短篇小说是契诃夫创作的主要成就。契诃夫的小说创作主要涉及以下四种题材：一、小市民生活题材。代表作品主要有《醋栗》、《约内奇》、《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和《带阁楼的房子》等。二、下层平民生活题材。主要代表作品有《苦恼》、《哀伤》和《万卡》等。三、“公众社会”政治题材。

主要代表作品有《小官员之死》、《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和《套中人》等。四、“资本化”社会题材。主要代表作品有《磨坊外》、《农民》和《出诊》等。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可以说是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题材之间，如名篇《第六病室》等。

关于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概括：

一、“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做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约纳丧子，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察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既不离奇，又无曲折，然而契诃夫却通过对这一切的描绘成功地从各种角度展示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本质。

二、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画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契诃夫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有关心理描写的原则，创造了一种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不允许他细致地、多面地直接描写和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丰富和充实这个心理描写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得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艺术细节在心理刻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如酸涩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

凡内奇对它们的啧啧称道，这种艺术细节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地主的空虚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约内奇每晚清点钞票这一细节，深刻地揭露了守财奴的空虚内心和低级趣味。

三、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描写了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出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列夫·托尔斯泰对契诃夫小说中的抒情意味有极深刻的印象，他称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说契诃夫是“第一个低声向读者倾诉的作家”。《醋栗》和《带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适时和恰当的抒情，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了可耻和肮脏的剥削生活，又反映了他对美好未来的虔诚向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说家契诃夫经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结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在峡谷里》中出现的宁静、美丽的夜晚，都寄托着作家的主观情感。

四、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该忽视他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天生就有很强的幽默感。契诃夫在创作的早期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如《外科手术》等，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华。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对人生的认识深化起来，他的笑声中隐含着一层苦意。《预谋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难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轻微的蔑视；《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作品则表明，作家在以笑为武器，辛辣地嘲讽那压迫普通百姓的势力；而在《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描写劳动者遭遇的作品中，笑会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据说，他在



读这个作品时，“笑得很厉害”，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和《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细腻的，它的表现手法是极为普通的：抓住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的手法。作家通过一系列的细节，从雨伞、雨鞋、虎皮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证明了他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苦大众的笑总是善意的、同情的，而他一向讥讽的则是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

五、契诃夫的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他认为“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说过头要好”。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总会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他和莫泊桑齐名，同被誉为“短篇小说大王”。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说过：“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优秀的一类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同样高度评价了小说家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像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之后，再听